

阴间·阳间

● 亡灵世界纪实

■ 江

灏 著



目 录

序.....	1
一颗偷来的心脏.....	3
尸体柜的内幕不是新闻	14
精神病患者的故事	25
遗物的妙用	42
闹遗产、你方唱罢我登台	51
愚昧的闹剧	62
侍奉尸体的老人	71
油焚卡车队调度	77
小妻子从一而终	86
与死者接吻的年轻人	96
重视死人和轻视活人.....	109
惋惜的尸体冷冻之最.....	117
惨酷的他杀.....	128
太平间发生的故事.....	141
焚烧炉前的报复.....	154
结束语.....	162

序

死亡——

生命的终端。

它意味着心脏停止了跳动，血液凝固了，欲望消失了，
躯体将逐渐腐烂……

死亡——

生命的哲学。

它比诞生更复杂、更艰难，因而也更有意义。衰老、疾病、自杀、战争、饥饿、洪水、地震、车祸……无论哪一种方式的死亡，都能够启迪人们选择更好的生存方式。

也许正因为如此，人类才用各种各样的方式向死者表示崇高的敬意：泪水、哭声、花圈、灵柩、坟冢、墓碑、十字架……

人类逐渐地把对死者的敬意用殡葬和祭祀的习俗固定下来。于是，死者就有了自己的“世界”——阴间。为了与生者的世界——阳间有所区别，死者的世界被称为阴间。阴间和阳间，从来也没有停止过情感的交流：那耶稣的铁十字架，那婆罗门祭师的经咒，那酋长舞动的木栅，那王陵中的奴隶、兵马俑，还有那纸糊的八仙、帛捏的美人、香案食桌、彩伞阴宅……

在这种情感的交流中，阴间成了阳间的一面镜子。在这面镜子里，阳间的每一个人，每一个民族，都可以照见自己的灵魂。是文明还是愚昧？是真诚？是虚伪？是善，是恶？是美，是丑？——

死亡往往能映射出生命的真相。

一颗偷来的心脏

一条幽静的小路，伸向一座由四个直角构成的小院子。院落里，草坪散发出青春的气息，鲜花闪烁着人间的绚丽。一排塔松，整整十二棵，挺着强壮的躯干，浓郁的树冠高傲地俯视着那排矮小的平房。鸟儿在树上欢跳，唱着生命的赞歌。

天空飘过一片云朵，阴影笼罩着小院。阴影里，走进来一群人。他们一个个耷拉着脑袋，脸上半是忧愁，半是惊恐，那失魂落魄的样子，仿佛正在走向死亡。也难怪，他们是背着阳光走进来的。在小平房浅灰色的门前，他们止步了。门框上，三个刺眼的大字，令人望而生畏：

太平间！

没想到，在这座绿色的小院里，竟掩藏着另一个世界，一个尸体和“亡灵”的世界，

“叭嗒——”

开锁的声音微弱而沉重。医生、护士、医院的领导，还有大概是某具尸体的亲人，一个挨着一个地从门缝里挤进太平间。

阴间比阳间还要拥挤，大约 15 平方米的屋里，并排躺着 10 具尸体。因为这里只收留躺着的客人，房间很矮，活

着的人稍高一些的就要低着头。狭小的空间里充满了来苏水味儿。几只花圈立在墙边，寄托着阳间的哀思。地面上，黄纸燃烧过的灰烬畏畏缩缩，被一缕轻风吹起，象幽灵似地绕着进来的这群人的脚飘荡着……

1986年春天，正是万物复苏的季节，有16年心脏病病史的刘玉兰，突然发病，永远地离开了人间。

刘玉兰这次发病，是因为感冒引起的，开始，家人们都没有在意。她常年生病，消耗得自己很瘦。老伴、子女们都跟着受累。所以，一般的小病小灾的也就算了，她也不吭气，等到自己发现呼吸受到障碍的时候，才和老伴商量着去医院。

她的家距医院200多里路。老伴看她病情挺重，也就忙活着找车，和儿子一起将刘玉兰送到了医院。

医院的门诊部站满了人。等候挂号的，等候看病的，人们都焦急地等着。刘玉兰是老病号，医院里很多医生、护士都认识她。所以，她直接去了内科门诊。

门诊医生检查完后，给她写了门诊病历，让她的老伴去住院处办手续。众所周知的原因，几乎每家医院的床位都比较紧张，结果令刘玉兰老伴失望：无床。

刘玉兰需要治疗，病房里又没有床，怎么办？大概是刘玉兰经常住院的缘故，连她的老伴也有了经验，知道找住院处没用，他直接去科里找。正好护士长值班，他将刘玉兰的病情讲明后，护士长答应给调床，让他先在走廊里等一等。大约一个多小时后，护士长告诉他，可以让刘玉兰进病房了。

她的治疗没有什么特殊的办法。科主任带领医生检查

过后，很遗憾地告诉她的老伴，假如在16年前动手术治疗的话，刘玉兰现在的情况是很理想的。

她的老伴叹了一口气，早知道现在这样，不如当时做手术根治。当时，人们都很守旧，宁肯接受古老的治疗，也不愿意试试新的治疗方案，结果闹得心脏比正常人大一倍。

在她住院的三个月期间，医院里想尽了办法，但无法挽救她的生命。医生、护士整理完抢救现场后，精力自然便集中在搁在办公桌上的那一叠厚厚的病历上。在死亡原因的那一栏上面打着三个大大的问号：肿瘤？粘液瘤？血栓？

不管怎么说，千方百计地克服心力衰竭后突然死亡了。刘玉兰的心脏也太特殊了，这个医院最权威的心血管专家，30多年来什么样的心脏病没有见到过？！可是刘玉兰这颗病态的心脏，他还是第一次遇见。他只能划问号而无法判断病情。似是而非，什么病都象，什么病都不全象。人民卫生出版社的那一本大厚书，有一百种心脏病病历，都和刘玉兰对不上号。“心电图”、“B超”、“CT”，所有的现代化仪器对刘玉兰的那颗心脏都失去了准确性。不怪仪器，一层真表皮，一层肌肉，象一团迷雾，把真相遮掩了。唯一准确、可靠的还是肉眼的观察。不过，这需要把刘玉兰的心脏取出来——

尸检。

尸检？

这很容易。用不着麻醉、供氧、输血，只要用薄薄的刀片划破真表皮层，割开肌肉层，再切断几根肋骨，就可

以取出心脏了。死者没有丝毫的痛苦。

然而，刘玉兰依然活着的亲属，却感到了撕心裂胆的疼痛——

老伴浑身颤抖，额头冒着冷汗：“罪孽呵，我宁肯立时死了，也不愿她死后让人一刀刀刮着研究。什么？给钱。给钱也不行！人死了，还有什么可图？不就图个全尸吗？尸不全，下地狱……”

其实，他未必真相信有地狱。但自古以来，全尸的观念在人们心中已经根深蒂固了。古时候皇帝要杀大臣，大臣唯一的希望是“求万岁赐罪臣全尸而死”。于是，皇帝便念在大臣多年的功劳上，赐给一根缎带或者一杯毒酒。龙恩浩荡，感激得大臣连连磕头：“谢吾皇万岁万万岁！”

年轻人，他们会理解科学的，谁知，刘玉兰的儿女火发得更大：“谁敢动母亲一刀子，就让他挨十刀子。”

感情是能够理解的。母亲的卵细胞不知分裂了多少万倍才分娩了儿女，一把屎，一把尿把他们抚养成人又要付出多少心血，难怪他们要豁出命去保住母亲的子宫。

医生耐心地劝说：“你们能眼看着母亲死得不明不白吗？查出原因，九泉之下她老人家会感激你们的。”

“不行，我们不能让母亲白白地挨上一刀子。”

医生听出了弦外之音，忙说：“医院里会付给适当报酬的。”

若不是出于无奈，这种话医生说不出口。亵渎亡灵呵！需要死者的器官，付给亲人一定报酬的时候，什么话也不说，就全明白了。

一听有报酬，这些“孝顺”的儿女，立刻瞪大了眼睛：

“多少？”

“唉……”医生叹了口气，“你们说吧。”若不是死者的心脏太罕见了，医生早就把他们赶出去了。

“三万！少一分也不行。”

母亲的养育之恩片刻就被扔到九霄云外去了。他们象小贩似的，把母亲的心脏摆在地摊上，标出价格，宁肯出售，也不愿意献给医学。

医生浑身直打哆嗦，脸上红一阵，白一阵，悲伤、耻辱、愤怒在心中交织成一团。死者被侮辱了，医学被侮辱了，医生忍无可忍，指着他们的鼻子：“你……你们……良心……良心让狗吃了……”

就在这家医院为求解剖一颗心脏而碰壁的时候，出席全国政协第四次全体会议的著名外科专家吴阶平教授，向整个社会发出了医学的呼吁：

“对患者的遗体进行病理检查，是提高医疗质量和开展医学研究的重要手段。世界上一些发达的国家都有检尸的法律规定，尸检率有的高达80~90%，而我国的尸检率一直很低，对医疗、教学、科研极为不利。即使在一些水平较高、设备先进的大医院，仍有20%左右的临床误诊。我们许多领导同志，医学界和社会各界的有识之士，曾多次倡议自愿身后献出遗体、器官供医学界研究。但是由于封建礼教、陈腐伦理的束缚，也由于没有一条明确的法规给予保证，尸检率仍然不高。全国少数几个大医院的最高年份仅达17%左右，最低年份只有6.5%，相当多的医院甚至没有开展。现在，解决这个问题已是刻不容缓了。”

一个十亿人口的大国，能够提供给医学的尸体、器官

竟然比一些只有几十万、几百万人口的小国还要少，少得可怜——。

意大利器官捐献者协会在庆祝成立 15 周年的时候宣布，这个协会已经捐献出 889 个肾脏，1564 个角膜，一个肝脏，一个心脏和一个胰脏。仅仅是器官捐献，而不包括尸检的数字——一个 5000 多万人口的国家呀！

比利时国会立法规定：所有的死者都将视为愿意捐献器官作为移植或研究用途的捐献者，除非他们生前曾正式表明拒绝这样做。法律，慷慨无私地帮助了医学！

我们落后了，远远地落后了。难怪吴阶平教授，还有和他一起出席这次全国政协会议的医学界的几十名政协委员，他们那样焦虑，急迫地向法律呼吁：“为提高尸检率，建议国家尽早立法，全体享受公费医疗的公民，原则上都应进行身后病理检查，特别是病情比较复杂的。”

是啊，正因为缺少法律的保护，在一定程度上阻碍了医学的发展，没有力量来挽救那些本来可以更好地活下去的人，只好眼睁睁地看着他们从阳间走向阴间，留下了深深的遗憾……

刘玉兰无声无息地躺在担架上，被她的亲人抬向太平间，那冰冷、昏暗的世界。当她走进那座小院子，从鲜花、草坪和塔松中间经过的时候，仿佛为了让她最后看一眼这光明的世界，一股清风掀去了盖在她腿上的白布单。没有任何表情变化，但额前那一缕灰发，却轻轻地拂着她的面孔，表示出对阳间的留恋；而脸色，那样苍白，好象是对阴间的恐惧。

夜。太阳收回了它的光明，阳间也陷入了黑暗。对妻子的思念，使刘玉兰的老伴久久难以入睡。他和衣躺在床上，睁着一双灰白、失神的眼睛，呆呆地望着天花板。屋里漆黑一团。灯绳就在床边，他不想开灯。在黑暗之中，他能清晰地看见妻子的身影……

妻子披头散发，惊慌失措地站在他面前，猛力撕开上衣，只见胸前有一道长长的口子，里面空空的，没有了心……

“啊！”他一声惊喊，从恶梦中醒来。

太平间。

两个黑影借助微弱的手电筒光，在一具尸体上摸索着什么。门锁着，又没有窗户，他们从哪儿钻进这“阴间”来的？

在尸体冷藏柜的底层，有两条瘦长的轨道，延伸到解剖室。医院的设计者想得很周到，解剖室与太平间相通可以省去许多麻烦。设计者却未能料到他绞尽脑汁换来的只是一种浪费：一年多了，竟没有一具尸体从这两条铁轨上通行过。通道狭小，刚刚能容纳担架的宽度和躺着的尸体的高度。狭小的通道里挂满了密密的蜘蛛网。这两个黑影就是从这里冲破蜘蛛网的封锁，钻进“阴间”的。

研究生李建军知道刘玉兰病危赶到现场时，她已经送往太平间了。能尸检该有多么重要的价值！可是，死者的亲属固执地把科学拒之于门外。李建军多么想见到刘玉兰的心脏，得到一次难逢的实践机会。

他在医学院念书的时候，就很偏重解剖。上解剖课的

时候，他极其认真，可是，病理室的尸体是正常死亡，而且由于时间太久和福尔马林的作用，尸体象“蜡人”一样，每块肌肉，每块骨骼都有标记，难得见一次特殊的器官。他早就知道刘玉兰心脏的特殊，象她这样的病人，几乎每家医院都可能碰到，但总是按一般的治疗，后果都不怎么理想。假如能在刘玉兰身上得到启示，那就能挽救很多人的生命。对医学的热爱和对病人强烈的责任感，使这位年轻的医生做出了一个连他自己都感到震惊的决定。

夜里，在刘玉兰的老伴正在恶梦中时，李建军来到了太平间。他想：不能开灯，以免让别人发现。用手电，一个人又干不了，他转身到了门诊部，正巧小肖护士值班。他将用意和她讲明后，小肖护士同意。这样，李建军等她交完班后，两个人来太平间“偷”刘玉兰的心脏了。他们钻进解剖室，从那条本来只允许尸体通过的狭窄的通道里爬了进去。可恨的不是通道里厚厚的尘土和密密的蜘蛛网，而是愚昧、陈腐、肮脏而又顽固的旧观念，使一件本来极其容易做到的事情变得那么复杂，把一件应该在光明中做的工作推到黑暗中去进行。他们在通道里艰难地向前爬行，用脑袋去撞破蜘蛛网，用微弱的手电筒光去照亮黑暗。

他们象幽灵似的在黑暗中摸索着，终于触到了刘玉兰那冰冷、僵硬的躯体。没有器械，只凭几把刀剪。切口选择在肩胛骨下。李建军从切口伸进手去，却拿不出心脏。刘玉兰的心脏太大了，超出正常人的二倍。16年的病理性刺激，超负荷跳动，这一次的确是彻底的衰竭了。李建军累得一身汗，肋间隙太小，延长切口至腋下。他小心翼翼地固定好心脏，在主动脉处切下了关键性的一刀——

一团粘稠的血液流了出来。在手电筒的光柱下，肉眼可见的血栓，从动脉中夺路而出，是血栓，不多见的无牵血栓，一个直接的“杀人犯”，它偏偏藏在心脏里……

两人长长地吁了口气。手电筒光束移到了刘玉兰苍白的脸上。遗憾，在她病发前，医生曾几次动员她接受手术，这种手术不管当时或现在都已不是魔幻。但因为当时病情不明，医生未能作出“百分之百把握”的答复，她拒绝了：“死了，再落个刀口，魂也不得安生。”她宁肯保险地活一天，也不愿意以接受冒险的一刀去争得几年的生命。

“啊——”

从恶梦中惊醒的刘玉兰老伴，大呼小叫，把儿女们喊到跟前，悲哀地说：“你们娘托梦来了，她的心让人给挖了。”

“爹，您别迷信了。”年轻人自然是不会相信的，“人死了，哪还会托梦呵。您老是太悲伤了，早些休息吧。”

“迷信？我看得真真切切，你们娘扒开衣服，让我从前胸看的，惨啊——”

老头子嚎啕大哭。不知是医生动员尸检在他的大脑皮层上刺激了一个强烈的兴奋点，还是对妻子的思念，使得他在梦中难以平静。

为了安慰父亲，孩子们只好答应等天亮后去太平间看看。

“荒唐，哪有这种事！”一位院领导气愤地说，“你们不同意尸检，医院怎么能够去偷死者的心脏呢？”

这位院领导做梦也未能料到，他的下属，年轻的医务工作者中间，出现了两个胆大包天的人。为了医学，他们甘愿承担任何风险。

儿女们自然不相信父亲的梦，解开母亲的衣服，只是为了打消父亲的疑惑：胸前完整无损。“对不起，对不起。”他们连连点头，向医院的人表示歉意。

老头子仍不放心，伸展开妻子的胳膊，稍稍给她翻了翻身。毫无疑问，一条长长的切口在众人面前暴露无遗了

“天啊！”

老头子一头扑在妻子的身上，昏了过去。

“妈啊——”

儿女们扑通跪倒在地，一个比一个喊得惨痛。

“这……”

院里的人，面面相觑，束手无策。

李建军来晚了一步。昨夜那场“手术”后，稍稍喘了口气，他就急忙写起论文来了。说不定，天一亮又会来一个刘玉兰那样的心脏病病人。他彻夜未眠，听说死者的亲属去查尸去了，便三步并两步，没想到还是来晚了。好汉做事好汉当，他就是这样一个人。他对死者的亲属说：“心脏是我切的，与院里毫无关系。你们骂我，打我，到法院告我，我都认了。但有一条要说明白，我这样做，是为了让更多的病人能活下去。”

刘玉兰的儿女们一拥而上，团团围住了李建军。他们眼里冒火，咬牙切齿，要为母亲“报仇”……

“住手！”父亲大喊一声，制止住儿女。他转身对李建军说：“我们不骂你，不打你，我们上法院告你！”

一颗心脏引起的轩然大波，结局也出人意料——

儿女们没有给母亲“报仇”，他们接受了一万元的赔款。年轻人讲“实惠”，反正母亲的·心脏已经被切了，闹有什么好处，不如就此罢了。1000张“大团结”，厚厚的一摞，确实很诱人。当个小工人，一辈子能挣多少钱？刚出医院的大门口，他们就“哗哗”地点着钱，每人250张。这时候，他们想起了躺在太平间的母亲，伤感之际，转念一想，母亲一辈子辛劳，不就是为了儿女吗？如今儿女们有钱了，九泉之下她老人家会高兴的。

老人也没有上法院告状。他静下心来，替李建军想了想，人家也不是为自己呵。真要告到法院，动了手铐，不又害了个人吗？老伴一辈子积德积善，从未干过伤人的事。让她知道了，九泉之下能安生吗？反正老伴的心脏已经被取出来了，不如就让它献给医学，也算是做了一件积德积善的好事呵，老天爷不会因此让她下地狱的。也许是为了更保险起见，他多烧了几柱香，几刀纸……

李建军没有被送上法庭，却也没有因为自己的论文得到医学界的重视而兴奋。他正在为钱犯愁，一万元赔款抽掉了他们科研组全年的经费，以后怎么办？愁闷中，他觉得缺少的不是金钱，而是整个民族对科学的理解。这怎么办呢？他不由得叹了口气：“唉……”

尸体柜的内幕不是新闻

1988年1月，数学教师张容被诊断为“甲状腺瘤”。当时，她只有38岁。

人类，因为具有思维，必然产生对死亡的恐惧。张容在得到这一消息后，怔住了，她不相信命运对她这般残忍。然而事实毕竟是事实，恶病正在威胁着她年轻的生命。

几天后，她住进了医院，接受手术治疗。医生的手术刀是熟练的，手术很顺利。

5月30日，经过术后治疗和护理的张容再次住院，这次，是清扫术。她想：“这次，该把癌细胞全部扫干净了。”手术如她所料，很顺利。她被护士送回病房。

外科病房非常嘈杂。不论是男病房，还是女病房，地面很脏。病床上散落着病人的衣物和食品。张容在一张备用床上躺好，开始接受输液治疗。药物，是按医嘱加入的，一切都是按常规进行的，好象很安全。

多数病人有这种心理，喜欢“挂吊瓶”，认为这是最快的治疗途径，但他们却没有考虑到输液的危险性。从瓶装液体到高压灭菌，稍微有点忽略，都可能致命的危险。很多医生经不住病人和家属的苦苦哀求，只好下医嘱“挂吊瓶”。当然，输液作为一种直接静脉给药，是效果好。

多数医生还是坚持在治好疾病的原则下，能口服药物的不肌肉注射，能肌肉注射的不输液。

张容是很不幸的……

手术的顺利，给了张容乐观的力量。她在丈夫的陪伴下，心情平静地看着液体一滴一滴地流入血管。

下午4时，她突然寒战，全身透彻地冷，嘴里不停地喊：“冻死我了，冻死我了。”她的丈夫神色紧张地叫来了值班护士，医生也跟着来了，立刻诊断是“输液反应”。

护士迅速地将那瓶液体换了下来，开始了紧张的抢救，并安排了特别护理。夜里3点，她因抢救无效死亡。

凌晨5点，太平间尸体冷藏柜里放置了张容的遗体。毫无疑问，她去火化场的日子遥遥无期了……

太阳，每天都是新的，仅仅是每天而已。在太阳升起的时候，这家医院的各科挂号处已排了长长的队伍，焦虑不安地、面带倦色地、神情慌张地等候医生给他们生命的希望。

医务处主任提前来到医院，穿过等候挂号的队伍，径直朝外科走去。

参加抢救工作的医生、护士多数留在病房，抢救现场上遗留的针管、安瓿、输液器等等按原来的位置散散落落，没有人去动。几位病人因为害怕死人而躲到其它病房去了。

接近8点的时候，病房里涌进了一群人。有张容的丈夫，直系亲属们，还有曾给张容陪床的学生，都是一样的悲痛。

一般说来，经验愈多，反而对存在的事实有更复杂的